



牵挂父母的电话

□ 金林

我参加工作后,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一天好起来,父母不再为用钱发愁了。为了方便和我联系,父亲就给家里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。

自从家里有了电话,我有一有空闲时间,就会给父母打个电话,问问他们的身体状况,聊聊自己的工作,和生活情况,的确是方便了很多,同时也节省了回农村老家的体力,再也不用为了芝麻绿豆大点小事,动辄往返一百五十公里回趟老家。

彼时,我还未成家,给老家打电话就成了我排遣寂寞、问候父母的必修课。当时,我是电视台的记者,平日工作繁忙,不是去外地出差采访,就是在单位写稿子、剪片子,总是忙得脚打后脑勺,儿,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情。父母怕影响我工作,除非是很重要的事情,他们一般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,所以总是等我空闲了,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。习惯成自然,几口不给父母打个电话,我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

那一年,父亲病重卧床在家。我几乎天天都要给家里打电话,询问父亲病情。母亲怕我担心,总是安慰我说好点了。那段日子,我最怕家里来电话,因为没啥事,父母是不会打扰我的,但凡打电话,那肯定是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情。每当手机铃声一响,只有看到不是家里的电话,我那悬着的一颗心才能放下来了。在父亲病危时,我请了长假,在家里陪伴父亲。

我在家里待了数周,假期已满,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我实在不忍心离开。后来,母亲也劝我回单位,说我在家里于事无补,徒生忧愁,父亲由她一人照顾就行了。无奈之下,我只得揣揣不安地返回西安。

谁料想,第二天晚上将近十

二点,当时我已经入睡,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,拿起手机一看,是家里的电话,我不禁心里一阵战栗,有一种不祥之兆。母亲哭着告诉我,父亲刚过世,走得很平静,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,让我请假尽快回家。我一下子瘫在床上,用被子蒙头痛哭。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,不料它竟来得这么快,想起父亲为了养活五个儿女,一生用尽了力气,临走时,我竟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,怎不令人肝肠寸断?

父亲去世后,母亲一人住在农村老家,形单影只,很是伤感。每次打电话,母亲总是很伤心,说现在日子过得慢,家里太安静了,静得让人害怕,一天唯一的念头就是等我的电话。为了不让我母亲在老家触景生情,第二年春暖花开时,我就把母亲接来西安,与我一起生活。

母亲一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,觉得待在鸟笼子里的单元房里闷得发慌,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闹着要回农村老家。三姐家在邻村,距离我老家最近,照顾母亲方便些。父亲去世后,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便都交由三姐耕种。每年到了农忙时节,母亲便嚷着要回老家,说多少能帮三姐家里干点活儿。

就这样,母亲在城里和老家交替着居住。又过了几年,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,干农活儿愈来愈力不从心,就在我现在西安的家里住得很久了,有时候春节也不回老家。家里那部固定电话就基本上不用了。

那一年,三姐说,电话线总是隔三岔五被大风刮断,老找人维修挺麻烦的。那时候,三姐家人都用手机了,固定电话几乎成了摆设。我就说,固定电话没用就别用了吧。不久后,三姐就把家里的固定电话拆机了。



逍遥读闲书

□ 高凤平

一册在手,或沙发,或床头,哪怕在厕上,都能让人心旷神怡。倘若身边有从花,有杯茶,有炷香,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。闲书,没有功利,只有兴趣,看古人说长短道,观今人世事沧桑,瞧得津津有味,读得心情舒畅,益于身心,益于健康,故我乐此不疲,几十年不弃不离。

我最早的阅读,应该是从七八岁开始的,那是绝对的闲书,一本本小人书,我们那里称作画书,图文并茂,吸引了我小时候的贪婪目光,没有人催促我读,只有人催我放下赶快吃饭,没有人给我买,我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全部用来买这些画书了,以至于上高中了,还一箱一箱摆在那里不舍得扔掉。

余光中的诗歌、梁漱溟的随笔、朱光潜的美文、陈寅恪的哲思,都是我随便翻翻的对象。我读得很杂,上至天文下至地理,医学、美术、佛教教的书,我都有涉猎,但往往不求甚解。但看到自己心仪的文章,又常常废寝忘食,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写的几句话,简直就是说我的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……常著文章自娱,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,以此自修。”

我读金庸,也读琼瑶;读红楼,也读水浒。有的文章反复看,有的读一遍就束之高阁,爱余秋雨的华丽语言、写作技巧,也爱季羡林的禅意佛性,清新自然,更爱巴金的沧桑厚重,人生感悟。

学生时代喜欢的刘绍棠小说、杨朔散文,如今再拿出来读,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,不知是我的阅读能力出了问题还是我的品味兴趣发生了变化,抑或是我那个年纪大了,再也不能承受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。想想他们的东西,那个时期都是我写作模仿的范本哩,如今竟离他们越来越远了。

我订的报纸杂志每天都要翻,各地寄来的样报刊我每天也要读,有的不细看也不细读,看看目录,翻翻内容,粗略浏览一遍,然后再对自己喜欢的文章,细看细读,品品咂咂,汲取点营养,这可能就是王永彬在《围炉夜话》中说的“看书须放开眼孔”。眼界开阔,心胸豁然,才能融会贯通,举一反三。

“习读书之业,便当知读书之乐”。若“为任途谋”、“为附庸风雅”、“为拓其耳目”,何来乐之说。真正的读书之乐,是一种超越于现实功利的“顿悟”与“谐趣”,乐在其中又超脱其外,不止于黄金屋,不至于千钟粟,也不至于颜如玉。神游书外的豁然与意境,通达间纵横捭阖,淡然间惊鸿翩翩。此时的闲,是人生中读书的最高境界。

闲读虽然不刻意功名和名,但静处一隅,那悠然的墨香,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开辟一扇窗的,至少它能让我们暂离世俗琐屑,畅游古今智慧,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吗?正如梁实秋先生说的,“读书得以开茅塞,除陋习,得新知,增学问,广见识,掌性灵,使人较虚心较通达,不孤陋不偏执”。所以再闲的书,也能增长见识陶冶情操。

在古代,人们是极其推崇五福的,有工夫读书谓之福,有力量济人谓之福,有学问著述谓之福,无非非到耳谓之福,有多闻直谏谓之福。读书依然位于五福之首,可见读书的乐趣有多大。逍遥看闲书,真的其乐无穷。泡一壶绿茶端坐书桌前读,是快乐;搬一张睡椅卧在院中的花丛下读,也是快乐;跑到野外躺在草地上一边看云一边看赏春的佳人一边读书,依然是快乐。左也是快乐右也是快乐,只要有书只要有闲,我们就时时处处快乐,大家何乐而不为呢?



在新疆,随处可见的树木,是白杨。在伊犁,随处可见的树木,还是白杨。白杨,是大西北无处不在的影子。

来新疆之前,我对白杨的印象,仅仅停留在茅盾先生的《白杨礼赞》上,它不惧贫瘠,不怕风沙,耐旱耐碱,昂然傲立,代表着北方农民,以及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,是一种可亲而可贵的树种。

当然,这篇短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,在烽火硝烟的岁月里,白杨树象征的,是一个民族站立的精神。因此不免会想,也许是托物言志吧,而白杨树,未必真有那么伟大。

但是,真正来到了广袤的大西北之后,我才的确为白杨树的品格所震撼。

无论繁华的都市街头,光秃的天山脚下,浩瀚的沙漠边缘,寂寥的荒原深处,见到最多的树木就是白杨,而非想象中占据主角的新疆胡杨。当你的心随着单调的

视野逐渐变得荒芜时,眼前突然一亮,黄褐色的大地上矗立起一片令人欣喜的绿色,不用说,那一定是白杨。

白杨树无处不在,代表着这片辽阔国土的铮铮铁骨和巍巍企望,照得见一颗桀骜不屈的生命灵魂。任何一棵白杨树,都长得尽量往高空延伸,更令人欣赏的是,它的树叶不像一般树木往两侧随意蔓延,形成较大的树冠,而似乎遵守了某种铁的纪律,与树干呈几乎30度的夹角向上生长,一簇簇,一丛丛,就像一支巨笔,或是一支旗杆,擎举着对崇高和卓越的向往。

在新疆之行的终点,我对白杨树这种滔滔水般的景仰达到了高潮。因为,伊宁是白杨之乡。

乡间路边,不时可见哈萨克族老乡赶着牛羊,慢慢踱行在白杨树林下,映在夕阳的背景里,恰是一幅绝美的乡居图。在下榻的宾馆附近,白杨树粗壮得几乎抱不

作为一个喜欢阅读的人,我对那些经典名著情有独钟。大多数经典名著都通俗易懂,但也有些名著,写得晦涩难懂。一般的读者遇到这样艰深难懂的书,就把它们放弃了。但我却不是这样,我性格中有一个特点,越是难懂的书,越要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。我管这种阅读叫做“挑战式阅读”。

学生时代,从学校图书馆里借回了爱德华·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煌煌数卷,令人望而生畏。拿起来一谈,发现有许多地方是我读不懂的,毕竟那时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,而且是一名理工科的学生。

我当时有点犹豫了,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呢?反复思考之后,我决定硬着头皮把这套书读完,读不懂的地方,就查资料、问老师。于是,我就开始啃这部大部头的历史学名著,遇到不明白的地方,就在卡片上记下来,去资料室查词典;或直接向老师请教。老师得知我在

守道之间挣扎。

黄公望虽出生于南宋,但仅过十一年,南宋便为蒙元所灭,所以,黄公望的一生,几乎与元朝的国祚同庚。“少年时的他触目所见,皆是蒙古兵”,而且,“失怙、过继、失国三件事,接踵而至”。所以,作者说:“一个在异族统治的社会最底层的孩子,还是个没有父爱的少年,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幸福”。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中,黄公望靠自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,并有“神童”之称。

古代,特别是中古以前的中国人,国家和民族意识尚未完全形成,文人奉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儒家思想为圭臬,国灭之殇固然撕心裂肺,但更以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为己任。人仕为功名,更为行道。然而,入元以后,马背上的统治者,其最初的行政治理逻辑却是线性而简单的:官员的甄选都限定在贵族、功臣的体系内,世袭和荫补是选官的主流方式。科纳仕既麻烦,又会削弱贵族的权力。这个状况直到1315年才有所改变。

王川先生说:“元朝取消科举制度,这就等于从根本上阉割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命根”。其实,对元代文人而言,他们身处一个至暗的时代,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何尝不是“阉人”呢?然而,大多数像黄公望这样的元初儒生,并没有因为国灭而心生“隐身首阳,不食周粟”的死节之志,相反,他们积极入仕,这固然有养家活口、蓄妻养子的想法,但儒家思想终究是原生的动力。事实上,终元一朝,真正抱定

白杨树和薰衣草

□ 张凌云



过来,这是新疆其他任何城市都没见过的风景。也是在伊宁,我进一步认识了白杨,初生的白杨树干呈普通的棕褐色,且粗糙不平,但越长越壮后,树皮从根部起就变得光滑,颜色也呈白色,也许,这就是何以称为白杨的由来。

伊宁的另一植物象征,是薰衣草。薰衣草,印象中来自大自然的天堂——欧洲,却没想到,伊宁拥有中国一片最大的紫色。

据了解,伊犁河谷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占全国的95%,总面积达2万余亩。从欧洲引进的舶来品,终于在华夏大地的西域边陲落地生根了。

伊宁街头,随处可见各种薰衣草的专卖店。其中最著名的两个牌子,是伊帕尔罕和晓忧公主。每一个牌子都连系着一个动人的传说,薰衣草的产品,既有各种精油,也有简单加工后的香料。

向来不喜欢购物的我,这次却是例外。与同行们一起,买了几瓶精油和几大包香料,准备回去将其拆分,装进小袋,放置房间和床头。带着迷人芳香的薰衣草,不仅可起到安神静脑的作用,而且,可以联想到远古的文明,优美的传说,以及一颗坦荡从容的心灵。

如今,一旦感到累了,只要走进放置薰衣草的家中一角,胸中顿时充盈着从未有过的安宁。当然,也会联想到遥远的伊宁,遥远的新疆,那遥远的自然天堂。

白杨树,抒写的是一种阳刚的美,薰衣草,流淌的是一颗温柔的心。白杨树和薰衣草,从不同的侧面镌刻了伊宁这座城市的内核,也诠释了新疆以及整个大西北的雄奇和壮丽。



挑战式的阅读

□ 唐宝民

读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很是惊讶,也非常高兴,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。就这样,我花了一段时间,克服了种种困难,终于读完了爱德华·吉本的这部伟大著作。多年以后,我从事专职写作,历史是我写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,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陈寅恪先生是我特别敬仰的一位史学大师,因此,我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章。怀着对陈寅恪先生敬畏的心情,我十分希望能阅读先生留下的作品,便买了一本先生所著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。翻开一看,就发现问题了,原来,遵从寅恪先生生前的嘱托,出版社在印行他的著作时,用的全是繁体字,而且是竖排版的。

这对于70后出生的我来说,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。还有就是,寅恪先生的写作几乎用的是文言文,不像我们读白话文那样轻松。但我还是拿出了蚂

蚁啃骨头的精神,在桌子上放了一部《古汉语词典》,开始阅读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。一开始的确读得很艰难,但渐渐地就读进去了,并被寅恪先生的渊博学识所深深折服。读完了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我又买了寅恪先生的《柳如是别传》,这也是一套大书,一共三大卷。我一页一页地读,不明白的地方就查资料,读了整整一个月,终于看完了这部史学名著。

很多年前就听说,世界文学名著中有一本最难懂的书、被誉为“天书”,就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。到底有多难懂呢?里面到底都写了些什么?这部最难懂的书没有使我退却,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便买了一套回来,开始认真地读了起来。这的确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,乔伊斯用意识流方式写作的,读起来十分晦涩。好在译者萧乾和文洁若两位先生在翻译的时候,对每一章都进行了详细的注释,

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读者对这部书的理解。我坚持每天看100页,后来终于把这部书读完了。朋友问我:“这部书你读懂了吗?”我说:“大部分没能读懂,只读懂了一小部分。但我起码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了。”

类似的挑战式阅读,在我的读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次。康拉德的《黑暗的心》;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;博尔赫斯的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……都属于比较难懂的书,但我都把它们征服了。

读书就要这样,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,对难懂的书,要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,勇于挑战自己,这样才能使自己的阅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,从而提高自己的阅读层次。



梅开苦寒亦自芳

——读《黄公望传》有感

□ 范勇

守节之志的文人少之又少。青年时代的黄公望虽饱读诗书,却入仕无门。立志行道的黄公望另辟蹊径,打算由吏入仕。然而,仕途不通,吏路也充满坎坷。

黄公望首度为吏,因为尊严受辱愤而去职。二度为吏,竟身陷囹圄。出狱后的黄公望感到悲凉和失望,从此“禁绝了仕进之心,无意于官场了。”

孔子说,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既然行道无门,那就安于守道吧。“一个做官为吏、庸庸碌碌的黄公望已经死亡,艺术家黄公望就此诞生”,在书里,王川先生用这样的话,标注了黄公望人生的分水岭。此时,黄公望已年过半百。

与中国文人传统的归隐方式不一样,黄公望并没有采用避世山林、耕读乡野这类出世的归隐方式,而是采取积极出世的归隐态度,比如,广交名士、现身雅集、投身艺术等方式。当然,我们依然记得,黄公望是位道士。

通常我们认为,以黄老为信仰,定是出世修行者。但我认为道教全真派却非如此。全真派道教心系生民的疾苦,充满入世关怀,这从丘处机不远万里西行,和成吉思汗坐而论道,为民请命,力劝其减少杀戮的事例中可见一斑。在全真派的道袍下,其实藏着真正的儒家的精神。从黄公望平江府开“三教堂”的举动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在“三教堂”,黄公望广招信众,既教授全真派独特的“道、儒、释”三教合一理论,同时也教授信众绘画技法,对他而言,信众亦是门生。黄公望用这样的方式践行着守道之道。

所以,历史的至暗时刻,是文人的艺术佳期。就像一首歌里唱的:“梅花梅花满天下,越冷它越开花”。

历史成就了黄公望,黄公望也成就了一段历史。这恐怕也是作者王川先生的立意吧……

“当时的黄公望,无论在绘画界还是在道教界,都已经声望极高,堪称一代名师了”,作者这样评价彼时的黄公望。

仕途失意,半生坎坷,寄情山水,乡情家山,出家修行,道法自然,所有的境遇和经历,最终融汇成黄公望的艺术底蕴。搁笔挥毫间,他的山水画早已浸润着人生的态度和道家的精神,也因此,中国水墨山水画的面貌为之而改变。这是黄公望的另一种守道。

守道也能守出一片天地,谁能说,这样的守道不是另类的行道呢?

或许出于蒙元统治者的统治信心,或许是草原民族的大开大合性格,或许出于对江南文人力量的轻视,有元一朝,虽政治、官场、行政体系一片黑暗,但对文人而言却是个友好的假期。统治阶层对文化和思想并无太多管制,更没有康熙时代那种钳制思想,人人自危的文字狱。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文人的艺术沙龙,艺术可以尽情发挥,精神可以尽情宣泄。诗文、戏剧、绘画、造像,这些艺术形式在元代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

所以,历史的至暗时刻,是文人的艺术佳期。就像一首歌里唱的:“梅花梅花满天下,越冷它越开花”。

历史成就了黄公望,黄公望也成就了一段历史。这恐怕也是作者王川先生的立意吧……

